

高过村庄的不仅有天空、炊烟和树,还有树上的那些拳拳的鸟窝。

为什么说“拳拳”呢?想必你懂的。

那些鸟儿,每年春天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的豆村,借一根树枝,垒个小窝,生几枚小卵,孵化出小鸟来,再四处觅来吃的,一口一口地将它们喂大。它们走后,把一个个小窝留下来,使冬天的村庄多一份暖意。

世界这么大,一只鸟与一座村庄、一个树相遇,其中是有缘分的。除了缘分,我不知说什么。

起码,一个有鸟窝的村庄,才像村庄的样子。

我们豆村那一带,有的村庄就没有鸟窝。比如窑山,原来是个烧窑的地方,村里的树木都被砍下作柴火烧掉了,鸟是不会光顾的。比邻的还有个幸福,那是一个移民新村,栽下的树超不过屋檐高,鸟儿瞅一眼就飞走了。

我的豆村就不一样了。树多,鸟也多,多的叫不齐它们的名字。譬如有一种通体黑色羽毛的鸟,鸣叫的分贝很高,人们就给此鸟起了个名字:炸郎子,它一叫,黑夜就被“炸”出一道缝,粉嫩的曙色就会从缝隙里泄了出来。还有一种个头很小的灰色小鸟,凶悍无比,特能吵架、骂街,其他的鸟若是惹了它们,非骂得你闭嘴不可,因而人们管它叫“骂喳子”。

我每次回到故土豆村,最先

看见的便是树上的鸟窝。这当然是萧条的季节。此时,北方所有的树木都抖掉了叶子,只剩下一副副骨骼,矗立于寒风中,倔强而单调,陪伴它们的是墨团似的鸟窝,酷似一只只黑色的眼睛,空洞地眺望着远方。

那些高过村庄的鸟窝,都曾喧闹过。每天清晨它们早于第一缕晨曦醒来,初啼的三两声,像是几滴雨水敲打在瓦楞上,节奏明快、清亮。

“你早!”

“你早、你早、你——早!”

或是,“快快醒来!快快醒来!”

暗夜方过,光明始复,愉快的鸟们用它们清丽的声音彼此问候,当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这些都是起得最早的鸟儿。此时,发青的天幕上尚有几颗疏星在闪烁,大地一派宁静。

接下来就热闹了,许多鸟加入了合唱,听起来更像是吵架:

“喳,你不懂,你啥都不懂!”

“懒得理你,切,切,我懒得理你!”

我就听得一只鸟,它一口气能发出二十几个音节,婉转如流水,真可谓“巧舌如簧”了。

起初只是几只鸟在争吵,吵着吵着,一些观众也卷了进去,由此演绎成一场规模宏大、分不清阵线的混战。一时间众鸟喧哗,叽叽喳喳,嘈嘈切切,沸腾得像一锅热油。

个人的声音被彻底淹没了。

这样的争吵,在春夏之季的



月光城 散文

高过村庄的鸟窝

许俊文

每一个早晨,都在重复上演,直到它们吵累了,或许觉得继续吵下去也没什么意思,于是就渐渐地止戈息战了。

我曾留心观察过,鸟窝的高度与鸟的习性密切相关。有些鸟非高枝而不栖,这倒不是像我们生活中某些攀龙附凤者,出于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,去刻意巴结、逢迎谁。鸟的天性中似乎没有染上这类病毒。相反,那些把窝筑得高于村庄的鸟,通常都有一副傲骨,抑或是超逸、清高。

譬如,我们常常见到的喜鹊,它们就习惯把窝垒在高处。其实,把窝垒得低一些,也没有人去伤害它们。

在我的豆村,人们竟把鸟窝伦理化。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,若是没有一只鸟窝,人们背后会说,某某人家的树上连鸟都不做窝。其潜台词是这户人家没有人缘。你看,一只司空见惯的鸟窝,它们居然从中看到人品与德性。

喜鹊窝在村庄所有的鸟窝中,是最高、最大的,进村的人打老远就能看得见,像一顶黑帽子戴在树头上,支撑它们的只是几根小孩胳膊粗的枝条,大风一吹,树梢和鸟窝一起大幅度的甩动,刷地甩过来,刷地又甩过去,真正的“势若累卵”。但喜鹊一点都不在乎,依然静静地伏于自己的窝

中,静看云起云落。

起初,我觉得喜鹊傻得冒气,豆村的树多的是了,何不选一个安全的所在,却偏偏把窝垒在招风的高枝上。姐姐告诉我,喜鹊是一种傲鸟,它们能预先感知风的强弱,越是风大的年头,它们会将窝垒得越高,以此显示自己与其他鸟的不同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我还真的没发现一只喜鹊窝被狂风掀翻在地。

还有一种鸟——白鹭,它们也将自己的窝垒在高枝上。在我看来,此鸟不是傲,而是一种超然、清高,它们与其他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就像一个不被人们接受的思想者,超然便是它们选择的姿态。当然,这种选择往往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在一场狂风席卷之后,我们会发现地上散落的鸟窝和破碎的鸟蛋,那无疑是白鹭的。但是,白鹭并不在乎,它们依然会在高枝上重筑新巢。这是为什么呢?你看看白鹭就清楚了,它们一身洁白的羽毛,翩然而来,翩然而去,翱翔于云中,出没于清溪,不食不洁之物,鸣声悠长而清越,便知它们是怎样的一种鸟了。

是的,许多时候,我们人类还不如一只鸟,而那些被造神造出的人物,他们虚高的形象,想必也不过一只鸟窝的高度。

从没有哪年的冬假,像今年这样期待春天。疫情的雾霾依然弥漫,华夏这片久经沧桑苦难的大地,期待春天的密令早点下达。春天的到来是一场场战斗。绿潮要席卷过苍黄的山坡;白水要突破冰的封锁,滚涌过凝滞的河床;身穿礼服的燕子要躲避寒风的利箭,拉开崭新的天幕;千千万万的苞蕾在随时待命,一旦春风吹响号角,就要一起攻破冬天的桎梏。那时候,才有柳枝蘸水,以工整的小楷书写对春风的礼赞;才有白玉兰紫玉兰莅临料峭的枝头,如深情的候鸟回归,唱响熟悉的老歌,告诉我们:春来了,就在你的门外。

日子过得很慢,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在这样的灾难面前,若不能利他,自保便是对国家最大的支持。读书,做饭,聊天,困了便睡,睡到自然醒,似乎有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自然自在,然而谁都知道,所有的美好都必须在“自由”的土壤上才能长出。我们都在盼望着春天。

立春这天,天气晴暖,朋友圈的雀跃犹如孩子们的鞭炮,犹

如往年公园里、野地里、小区角落里,滋滋绽开的迎春花,明黄一如白马黄衫的女子疾驰而过。春天来了,难道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吗?春天,象征着温暖、希望、蓬勃的活力、万紫千红的美好,象征着轻捷、自由,象征用一切都将改变,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希冀、可以实现。这个春天,艰难的春天,承载着十四亿甚至整个地球人冀望的春天,终于来了。她就像东边的一抹鱼肚白,掀起黑暗厚重的帘幕一角,告诉我们,等待吧!那里将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喷薄而出,将会有光箭簇簇,带来黎明的消息;将会结束霏霏的霪雨,在跃动的光亮中,将会有无数的苞蕾笑嘻嘻地拱出,一起唱起春天的赞歌。

不能出门,但春天一定如期而至,如约展开了。南湖的垂柳,应该有万点苞芽共听春风了吧?西郊的野外,该有燕子掠水衔泥飞往旧时屋檐了吧?油菜地里,细细的小鸡草应如茵茵的绿毯了吧?田间地头,婆婆纳茵茵草鸭跖草紫花地丁都该你挤



月光城 散文

细细的春天

董改正

我攘地占满每一寸土地了吧?童年打猪草的往事,我跟远在辽宁的发小刚刚聊过。白菜要起薹了?我记得去年春天,小妹坐着车,迤迤迤迤地给我送来一袋子菜薹。荠菜应该肥绿了吧?东风再吹几日,就该开花了,想起那句诗:春在溪头荠菜花……那是熟透了的春天啊!想起去年带孩子们挖野菜,他们的欢笑洒在野地里,今年会不会开出一朵朵欢笑的花?春天里,有多少故事,关乎美、爱和温暖?十几亿人的春天故事,该是多么的浩荡!

年老的院士,年轻的医生护士,无数战斗在一线的勇士们,他们在为我们的春天开疆拓土。这个春天的到来异常惨烈,但这个春天必将异常浩大,异常响亮,异常绚烂。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,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,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!”这个春天必将因大爱写进人类的文明史,必将因为大爱而深远、沉静,余音袅袅。

立春这天,我开门来到自

己的小院。春天果真来了。只有一抔土啊,碎米芹已经覆盖了花盆。去年随意扔下的枇杷核,居然拱出了丫丫小苗。还有香蒿,我曾懊恼它们没能度过冬天,却见靠墙处已经星星点点着嫩绿的幼苗。亲爱的朋友,这个春天,我依然会为你们做蒿子粑粑。还有我早已宣布死亡的芍药,已经绛唇如点,吐露出赞美的音符。一蓬蓬细草,已占领着春天的边边角角。桂树抽芽,广玉兰硕大的叶子开始柔软。麻雀叽叽喳喳地闹着,一蓬蓬的绿音,洒了我一身。千万个被隔开的院子,千万个细细的春天,千万双目光所见的春天边角,合在一起,连成版图,就是浩瀚的春天!

守住我们细细的春天,等待集结的号角,会有那么一天,我们如同剪辑天空的燕子,四面八方齐聚,拼起我们各自的春天!那天不会太远,因为春天的攻势越来越猛,万紫千红的旗帜已经开始挂上枝头,万千自由的鸽哨已经垂满天宇。